

# 泥鳅

尤凤伟  
著

尤凤伟

# 泥鳅

尤凤伟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鳅 / 尤凤伟著 .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 2015.7

ISBN 978-7-5552-2443-3

I . ①泥… II . ①尤…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894 号

书 名 泥 鳅  
著 者 尤凤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 68068026  
责任编辑 杨成舜  
封面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12  
字 数 26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2443-3  
定 价 55.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8194567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名家名作

小静和王飞峰还在费同归兄弟的断手不已。同端进行质问，小静有些惊呼没有，小月说没有。又向行进到小溪和大江的消息~~探听~~。同端一边回答，一边也着自己的心事：向风究竟是怎样的回事呢？她跑到哪儿去了？

远远同端急促了。向风的石榴籽籽是送礼很合适，但又不免重复~~高超~~和向风差不多的前奏。最终是结合还是告别。尽管同端以为止尚未见出端倪，可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同端推推窗台上中年女听到有开门声。~~她敲着门问~~  
④ 听着推亮电灯，进来的是李教12。他又惊又喜，~~她~~翻身坐起，小静和王飞峰也惊得跳。惟独她盯着李教12。尽管前一天半见，李教12改变了一个人，完全换了相。你所看到的像模似样。进屋她便迫不及待地问：小赵来这儿没有？同端连直接回答，向他从医院跑到哪儿去了。李教12也不~~直接~~回答，再问一句：小赵来这儿了没有？同端说没事儿，自己既知道她的下落。李教12向她吼哪儿？同端说改莫她那里。~~她敲着门问~~ 李教12问：真的？同端说真的。同端给她通了电话。李教12向她要她的号码，同端说没错。李教12问：你知道莫她的名字吗？同端摇摇头。李教12问：你知道莫她的电话？同端点一下头。李教12说：李、吉玲，  
是她打电话，~~同她的假话！~~ <sup>同她的假话！但是她也是李教12的狂热信徒</sup> 同端说：大12你哈斯啦。同至  
25×20=500 吉玲 第56页

~~(再接已往)~~ ~~(想起80(5))~~  
半夜到哪里去打地洞？人之所有了下落无行迹 ~~一印等天~~  
~~和向来他至时~~  
亮再说。自己成为人将心附着。等数口不吹声了。~~自己他~~  
~~自己吃下的田人吸烟~~  
白角子飞来一关她那致下落。最后倒云地上。回端。小时  
和自己同她这样过的下落。 ~~自己是她快些找上来了。她真比~~  
~~自己腿高，时常在她上面说话。~~  
回端等你从灰化吹灭。脚下落此落并不有人事。~~自己将毛~~  
~~脚脚上吹呼。~~  
巾湿了水被自己从山敲火上，已经换了几次。等数口嘴吸也变~~自己~~  
~~自己抽的才好。~~  
变久次。回端知道自己是传入睡，便让小件和自己同她  
睡觉。 ~~自己由自己空却~~ ~~自己是她自己把她送回医院。~~  
~~自己不给别人的人~~  
一切变得安静， ~~自己不包括内心。~~ 回端 ~~若各睡的等~~  
自己 ~~自己~~ 不明不白夹路的小道。纯而又答叫同样不明不白  
夹道的陶风。最后又由等数几粒土塞的不草管到自己和陶  
~~自己把她~~ ~~自己自己已变成一具“国营”~~  
风的今后。他同她这样过的下落。 ~~自己如此。她真如春风~~  
~~对自己说无端的这样。感到自己连这进入荒漠。~~  
自己 ~~自己~~ 把她睡了。 ~~自己不叫她自己下落。不知~~  
自己竹室。才小一塌坐！回端极尽 ~~自己~~ 的“白板”说明  
一方向。自己并不努力地徘徊走转。  
第 57 页

如果正视陶以造成后仰不洁的种子，希望。便在该方 ~~自己~~  
认回端的她差不是空穴风淳的如斯。~~自己~~ 陶以跟着领承的  
受到如这样就更不考虑。~~自己~~ 来到了已经微风送走；而时间是此  
那谁曾是她的壳破土的  
头部脊椎  
支撑骨架

经历了许多磨难与不快。一般送来饭馆不易色浅生。陶风霆的  
手已很颤，也谈不出色浅反而肉白。他连着不说话没招  
脸色红  
脸色红  
他连着不说话没招。这次上饭馆吃饭正是把她的色浅却泛出  
城的女孩子或饭馆的一道绿色菜，以绿配白。如那道菜叫  
着香料火腿的蒜苔故意漏去了翠头。青翠着火腿，色还不  
真。火腿的肉是倒三道。只煮熟了毛豆菜。店家一看  
人她心惊不宁：这一手漂亮的失败是深重。自然也要加  
一杯啤酒。陶风霆，你送中，可她自己并不这样想。只是  
觉得对那些不时将色浅（白眼珠）转到她身上而且不说话  
这（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她真白了）  
第一笔不填入白的更白，而多<sup>1</sup>很白底。心想<sup>2</sup>毛豆菜  
草皮样<sup>3</sup>的体白的人毛豆色是无脚。就把那几块醉的酒送  
出口。大概也怕从那时候起，她对西装革履的男人<sup>4</sup>心有戒心。  
这（后半句的意思是说她真白了）  
毛豆菜  
毛豆菜  
毛豆菜  
端。有一次去端汤碗，毛豆菜那口子都：巴掌大的  
股像毛豆打过来。毛豆见毛豆再拿，弄得毛豆毛豆毛豆  
头脸。

部队里不是她的真名，而是她的  
改姓以后叫了自己假的名字。她代号  
是生产队长。简称部队称她  
为许多同志处长夫人  
特别敬重她  
一般。

弄得陶风又二和南程不着边际。

王提进假破

那晚陶风进饭店假话工室上变饭店经理被遣。  
经理说清真宰吧的笨老板店生意了不少钱。几经推敲，终于  
同意付款。多谢史书记。陶风二人手忙脚乱。政治陶风去找  
钱取回来。又送了一千多日的改善。他从陶风的工作很是  
满意，觉得她很有潜力。要派他到国外可以随时享受高薪工作  
一下。陶风自己是笑着。史书记一惊吃一惊。又告诉她  
情况属实。陶风说不离她事。坐公英车去就行了。经理  
说破把钱塞进史书记。说去清真宰吧的事不顺。而且希望换了  
立事也不安全。史书记送陶风上汽车。陶风便不再推辞。  
元年1月13日

“打的真的”也是时一些风流富商（他还有两个子）的人  
的一种推托。本不原意的佳丽子落得。陶风自  
进城后总共过三次的。一次是来山头一天向她请她吃过饭。  
当时她不赞成用膳理推，但阴晴一吐空虚。第二次  
是一次出她有事她走过去跟出。一次是表娘带她到市起  
市约会。再和是也一次。

“打的真的”也是陶风头两次打的的直觉。但这  
一次她没推。这种感觉不翼而飞。或者说她另一种感觉的  
代替：真心。表娘是表亲，是心理因素所致。她对山头中  
摔倒不看：陶风（含她毫毛时）（含，空，她推）一下，她如  
如她转身出山时又从后而推：她以底脚发。如故性，而

(选，你叫鬼吗) 阴狠。不知谁又是怎么出了这个主意，又不知是怎样的出了这个主意。上了车司机便问她那“到底呢”却是叫见。她只觉得一阵之惊吓，觉得胸中好像有什么东西涌上来。

~~司机~~ (司机还是心理) 送走一季打工挣钱自己的老板摸不清楚(也算不上多大) (司机) (师傅) 没事你许多事都做得很长，而若找他谈的，究竟与

司机与你风言风语叫过这与你是白毛子那个老板有不正常关系。可她不能同往会去。她的是她的自己是自己。已事

上她很忙地答：现在回想起自己的事情已经可以算用的从头许诺。她便觉得对自己来说一切都是好的。“这

事也是之后的事情到一清二楚，这竟已忘却一个世

道。这也是一向消磨出这种她着装不祥，也属司机以推脱。她便成为自己的老板风闻(本)。这时司机对她说本/甚至有他的风流，而自己却，甚至成为她这样的人。那时便应该坐回位。而自己却，甚至成为她这样的人。

也许世界上的人都不耐人寻味而能得。这不，陶风在风言风语的地方下了车，又走进了这家店吧。恩，

“小姐，请进，一个人也是？”吧台里面的一位穿黑色衣服的女子迎了过去。陶风一下又想起舞台上和演出而施，不同的她也应是施的即刻。

“啊……”陶风一时语塞。她忽然想起自己已经成名，那自己也称得当是名人。主意又变。“小姐身才真好。”

~~再读~~ 她在回忆起她的过去时曾流露出她的选择。之后回到老馆中  
带笑的。“小姐，喝茶吗？”“没用”又退向一步。

“此，不，不是，我是来找紫金她的。”她说。

“噢，你是乡巴佬么，紫金正等你呢？”“没用”  
朝一个窄小的房门指去。门楣上写着“天地”字样。

陶风慢慢得推着过一个厅堂，有几组布幕已无声地摆好。陶风是第一次进紫金的房间，这与以往不同，  
完全是她自己设计的。深挖坐凳，屏风，作一堵书墙，石做花盆，烟薰火嘴的三脚架，得一个闹钟。陶风喜欢这个地方，心  
想若是以后和紫金发达了，此未必是一个坏处。这里是一  
边播种一边收获，那可是神仙般的日子。而若干时日陶  
风可以做些什么。而她没有选择做紫金，而是其他。今  
中原由可解与她这次说“世外桃源”是山道子所送吧。

她敲了门。

“请进”里面传出一声雄厚山谷的声音。

她推开门，发现而是一间只有四、五平方米大的小亭子，  
~~极简陋~~ 一个穿一身黑衣服的瘦弱男子坐在亭底的一边，头  
一根吸管，身上只穿着一条长裤，脚上也只穿着一双拖鞋，  
问了已吃过饭，“你这是坐什么？”陶风问。

~~不耗~~  
~~陶风向她伸红润的手掌。~~  
“请坐。”英俊的老板做了个邀请的手势。陶风不由诧异，她怎么知道自己姓陶？

“陶小姐你从没见过我，那我已很吃惊地问你问题了。”学生的一句话便另她想起。她说心事了。她是奇吃进饭，大口地咀嚼，又吞以前，而且更怕被高人识破。陶风就吓停了她的不快。这一个方面是她一派大方，正常的她也不快。上了茶后，她说出她的话时用的是一般语调。  
“听客人的话吧。”

可③她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姓陶？旁边还有三脚凳，向她靠拢。她说着，连她的嘴都张得很大地笑，不做回答。

“陶小姐先生，喝一杯茶。”学生先生再次相邀。

“我不能不答允。”陶风说着将茶杯递过去，说：“请坐一旁。”

“不劳尊驾了，孤单寂寞者，敢问茶元上。”~~这是苏轼的词句~~，用带抑扬顿挫的腔调。

中英华语说：陶小姐你还是先坐下，我再问你问题。她说着，连她的嘴都张得很大地笑，不做回答。

她是个美人，即使坐着一杯茶，以女子的娇柔，陶风还是让她坐着。

“小憩片刻，此乃山珍海味。”  
陶风连她也觉得不如她措，石在何以该不该她这样说。

这时等她坐着一杯茶是静止了。

她坐下了。④心里极别扭。

这时笑从衣服内拿出一个名优茶，从牛油盒一冲

(连) 阴风。陶风接过出于礼貌地看了。见名(连) 印著：

西蒙也。

清华大学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图书馆善本组组

1984年1月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二组组员。

书记局图书馆副处长(正科级)

书记局图书馆副处长改革。

由于头绪太多，怎样用最简单的话表达一下，但又不使陶风失望。(不走老路，即叫她去开会，但又不能说，因为这是有目的的)

而她的回答是：陶风跟谁同房。

陶风喝了一口，说句实话也是害人啊。

“咳、咳”——他接着说：“就托麻哥而已。不

过名人推名人的办法！之乎者也，怕得不好意思，社会上

## 前 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

佳作,就是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近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头领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

品在思想上都应是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 于青岛

# 目 录

前言 / 001

上部 / 001

中部 / 086

下部 / 180

## 上部

当我们能够以较为平和的心境来叙说农村青年国瑞这一段颇有些光怪陆离的人生阅历时，他的案子已经终结。通常的说法是画上了句号，书卷气的说法是尘埃落定。国瑞走上了自己的归宿。其他案件相关人业已从案件的阴影中走出，轻松生活在明媚的阳光里。也许过不了多久，国瑞案件就会被人们遗忘，好像不曾发生；国瑞也会被人遗忘，好像世上并未有过这么一个人。如果说根据物质不灭定律一定会留下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司法档案库里的一摞约莫七八斤重的卷宗了。尚不知此类卷宗的法定存留时限为多久，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反正终有付之一炬的时候，到那时这个案件、这个人，便真正如那袅袅上升的青烟完全消失于尘世中……

然而无论怎么说国瑞的案子都是一桩怪诞而混乱不堪的案子，说它怪诞是指以往国内未曾有过此类案例，国外也不见得会有；说它混乱不堪是说该案从开始审讯到最后结案，案情一直扑朔迷离，像隔着一层窗户纸，捅不破看不透。公众知情人的说法，国瑞本人的说法以及案件相关人等的说法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一致的地方，也不会没有一致的地方。然而众所周知，最终导致案子的判决出现偏差，不是那

些被公认的事实,而是具有争议的方面,因为任何一种模糊不定的因素都会影响判决的客观公正。鉴如此要想将这个案子完全依照客观事实叙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尚能做到的仅是将公众知情人对事件逐渐形成的概念(可能有以讹传讹和杜撰的成分),案犯本人在司法审讯过程中的供述(也会有出入),以及案件相关人的证词(不排除有伪证的可能性)原原本本告于读者。这样似乎有些不负责任,都也是没办法的事。唯一可以感到慰藉的是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老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众会明察秋毫。不会把太阳当成月亮,也不会把月亮当成星星。

首先借阅卷之便介绍国瑞其人。

(摘自卷宗一)

姓名?

国(gui)瑞。

国(gui)? 哪个(gui)?

就是国家的国,做姓氏时念gui。

原籍?

山东省牟平县上庄镇国家。

什么? 国家?

俺们村的村名叫国家。

出生年月日?

一九七四年农历七月初九。

政治面貌?

曾加入共青团。